劉震雲 生活的思考，被文學撿起來

◆著名作家劉震雲 主辦方供圖

2022年，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曾帶着新書《一日三秋》以視像形式出席香港書展，當時他曾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來形容此書的創作過程。不久前，藉着《一日三秋》繁體版的出版契機，劉震雲旋風式訪港，出席「一本讀書會」的「名家講座系列」，再次表達了近年來對文學及人生的感悟。講座前的訪問中，他說，生活瑣碎日常背後的思考時常被遮蔽、被忽略，然後再被文學撿起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要說與香港的緣分，劉震雲說，參加書展的經歷最多。他曾經把香港書展的「名作家朗誦會」引入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讓每個作家們唸上一段自己的書。「有些作家可能口音不大純正，但是自己唸雖然磕磕巴巴，卻有別樣的味道。」他回憶起上次親身來書展，還是疫情之前，這些年，曾經相知的香港文友們陸續逝去，讓他十分傷感。「上次來書展，張羅的還是江迅先生，去年他去世了，我聽到非常悲傷。他個子很高，走起路來滿頭汗，特別善良，對朋友很體貼。還有倪匡先生，我上次來書展老人家還專門請我吃飯，他對我的作品有很多指點和激勵。金庸先生也是，對我激勵很多，讓我觸動。他們也去世了。想起這些，有時心裏很悲傷。」

這麼多年來，藉着作品在香港與台灣的出版，劉震雲與兩地的文化界與出版界有不少交流。說起出版，他說，「編輯家們有我所不具備的知識。」若是細說，那後面該又是另外的精彩故事。

好作家未必能寫出好作品

《一地雞毛》《手機》《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劉震雲的文字調皮幽默，既接地氣有煙火味，卻又荒誕諷刺有尖銳感。這些作品都緊貼生活的律動、時代的脈搏，寫作者像是紅紅火火踩着浪潮尖，卻又冷眼作着審慎的觀察。

劉震雲不忌諱新潮流。被問到怎麼看短視頻給創作帶來的影響，他一點不焦慮。「有影響，但一定是好的影響。」他說，「技術上的革命和進步會帶來人觀賞習慣的改變，甚至影響人的生活態度。手機的出現，到比如微信，讓人得到消息的途徑更加便捷快速。包括短視頻，是大家特別喜歡的觀賞形式，有很大的閱讀量。」

「但短視頻和小說，是兩回事。」他話頭一轉。

這便要說到小說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劉震雲說，我們老說小說是生活的反映，「那大家不用看小說，直接看生活就行了。恰恰是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在哪兒停止呢？就在對生活思考時。對劉震雲來說，好的文學家和作家，未必能寫出好作品。「我是一個職業的讀者，有時看一本書，開頭可以，後面不行了；有人只能寫一本書，後面的書就沒有之前那麼好。不是他文學素養差，也不是缺乏對生活的反映，而是認識能力、思辨能力、哲學能力沒有隨着提高。」

「文學的底色是哲學。」這是劉震雲近年來時常提起的觀點，「但文學又不是哲學。哲學試圖把世界說明白，文學恰恰書寫那些說不明白的事情，比如人的情感與靈魂。」

所以他認為，好的作家一定要是學院派，有知識有學問，在此之上還要有見識。知識的積累帶來的是根本上思維認識的提升，這才是決定文學高度的關鍵。他建議大家多讀哲學，從古希臘到存在主義，「都讀一讀。」

人間多少事 兩三笑話中

《一日三秋》的故事舞台，仍是劉震雲的故鄉延津。小說以六叔的畫和花二娘的傳說為引子，死後的花二娘成了精，常鑽進延津人的夢裏討笑話，沒把她逗樂就得背着她去喝一碗胡辣湯，繼而被變成山的二娘壓死。作家筆下，戲、夢、人生錯落交織；人、鬼、神仙、動物互通情感，有着與此前貼近現實的眾多作品相比，少見的聊齋式魔幻色彩。

「《一日三秋》寫的是一個笑話跟一個人、一群人、一個民族、一個地域之間的關係。」劉震雲說，「笑話在生活中層出不窮，書裏面的人活了一輩子突然發現自己成了一個笑話。而人生又有多少事，是注定要流着淚聽完。」

「我常說，嚴肅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笑話，笑話再往前一步就是嚴肅；正確再往前一步就是荒謬，荒謬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正確。」以笑話貫穿全書，《一日三秋》所書寫的，仍是荒謬現實，以及幾代延津人的悲歡。

此次在香港推出繁體中文版，對香港讀者的反應有何期待？「對於香港的讀者，或是任何一個地方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對他有沒有價值，不是光看一個故事、一個好玩的人物，而是故事和人物背後的思考。」劉震雲說，不論是什麼地方的人，其實生活都是一日三餐，這細碎生活後的思考時常被忽略，然後再被文學撿起來。「有觸動的話就會感受到。」

對作者來說，「駕輕就熟」特別可怕

劉震雲說，寫作中他時常警惕不要重複自己。「寫了《一地雞毛》就不要再寫《一地鴨毛》和《一地鵝毛》了；寫了《我不是潘金蓮》就不要再寫《我不是西門慶》了。轉一個山頭，一定要爬另外一座山。」

創作中的高低起伏對他而言恰恰才是正常的狀態。「反而要警惕寫得很順暢的時刻，順暢可能是因為和過去的作品有點像——駕輕就熟，這對一個作者來說是特別可怕的事情。寫作的時候，有時會發出疑問：『這樣行嗎？』這恰恰可能才是真正的好的開始的時候，會懷疑是因為寫的是未知。」劉震雲說，「熟悉的生活、未知的認識，這才是好作品。」

文學交流直抵人心

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在多個國家發行，劉震雲認為，文化和文學的交流和融合對世界非常重要。「這種交流和融合最節省成本。民族之間、國家之間交流，很多是政治、經濟、社會的交流，但是那些交流是特別容易發生衝突的，文學則是穿透了政治、經濟、社會的層面，而到達了生活層面。當我們閱讀書，讀托爾斯泰、讀巴爾扎克、讀莎士比亞、讀馬爾克斯、讀海明威……會發現，生活中各個民族有着相通性。」

「文學的交流十分高效。」他分享《我不是潘金蓮》被翻譯成荷蘭文出版時，他到阿姆斯特丹去交流，就碰到一個女讀者。「她說：我沒有去過中國，了解中國都是通過CNN和BBC，原來我覺得中國人不會思考，但我看了《我不是潘金蓮》，一個農村婦女因為一句話奮鬥20年，就是為了要糾正這句話，證明『我不是一個壞女人』，這就是一個英雄。她還說，原來以為中國人不會笑，但看這本書她從頭笑到尾。我說太太你錯了，你去我們村看看，都特別幽默。」劉震雲說，這種文學的交流，是潛移默化，看似「無用」，卻觸及到人的意識心靈和靈魂。

米蘭·昆德拉唯一的中國學生追憶老師：「他教會我從新的角度理解文學」

「他（昆德拉）教會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從自己的體驗出發去理解文學，這是個打開思路的過程，令我終身受益。」作為米蘭·昆德拉唯一的中國學生，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董強日前接受專訪時說。

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日前在法國巴黎去世，享年94歲。公開資料顯示，昆德拉1929年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起移居法國。昆德拉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被認為是20世紀小說美學革命的偉大探索者。代表作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別處》《慶祝無意義》等，作品在中國讀者中享有盛譽。

談及自己與昆德拉之間的師生之緣，董強用「重要機遇」來形容。他表示，自己最初留學法國，一方面身邊很多同學為了生存選擇了轉行，另一方面自己對於所學也感到迷茫，「聽說昆德拉在招學生，我就寫了封信想試試。成為他的學生是我人生的重要機遇，令我堅定推進文學學習的同時，他的課也成了我最迷茫時期的精神支柱。」

在董強看來，昆德拉的授課令自己感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他很深刻，有很多理論性的研究，但又完全不是一個學究型的學者，昆德拉上課的方式非常自由。他喜歡聽學生講感受，尤其喜歡給我們聽音樂，講音樂和小說創作的關係，等等。在我看來是打開了一扇全新的門。」

正是這些「意想不到」讓董強終身受益，「他教會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從自己的體驗出發去理解文學，這是個打開思路的過程，文學要跟其他藝術種類，比方說跟音樂建立聯繫，這是昆德拉獨特的理解方式。借鑒和比較，會對所研究的對象、要表達的對象都產生更深入的理解。」

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譯介到中國，並掀起了一波翻譯、閱讀、模仿、崇拜的熱潮——「生活在別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媚俗」等一度成為流行語，而對於中國寫作者而言，昆德拉更是早已超越了文學範疇，成為許多人的人生導師。莫言、余華等知名中國作家都曾是他的忠實讀者。

董強認為，引發相關現象的主要原因或許在於，昆德拉作品的內在精神和外在風格與中國人的接近性，使人們更易產生認同感。「因為昆德拉的作品雖然非常深刻，但並不沉重。它們（其作品）總是顯得很輕鬆，帶有微笑，帶有幽默，可以說是舉重若輕，這與中國的美學其實是很接近的。在我們中國人的智慧中，面對一些沉重的東西，也是願意從幽默、反諷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我認為這是昆德拉作品在中國贏得特別的認同感的重要因素。」

昆德拉的特別意義在何處？在董強看來，從文學角度來看，昆德拉提出的一些理念足以讓小說這樣一個傳統的表達方式擁有新的生機。「他認為小說要研究生活的複雜性。生活並沒有我們想像的，或者如它表面呈現的這麼簡單，讀小說會更好地幫助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複雜性，一切並不是非黑即白，其中有很多更為細膩繁複的存在。跳出文學範疇，這些思考對於每個人都有特別的意義。」

憶及與昆德拉的最後一面，董強感慨稱已是5年以前，「那次是去他在巴黎的寓所見面，他怕我找不到，特意到地鐵站來接我。那一次我們聊了很多，現在回想起來更多像『嘮家常』一樣，很親切，令我沒想到的是，彼次便是訣別。」

◆1975年，米蘭·昆德拉走過巴黎的一間咖啡廳。 法新社

「昆德拉的去世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消息。我希望在我所做的事情當中能體現出他的思想和教誨，這或許是我能做到的，對他最好的緬懷。」董強說。據悉，昆德拉於1983年出版的著作《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已由董強翻譯成中文，將在下個月發行簡體中文版。

◆文：中新社

書展新書

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

作者：李歐梵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回顧大半生，我覺得自己畢竟是一個二十世紀人。對於二十一世紀，我沒有期望，只覺得我的二十世紀尚未完結。這本回憶錄，也是我為自己的二十世紀寫的備忘錄。我在書裏追憶自己的成長過程和漫長的求學經驗，並特別把在普林斯頓、芝加哥、哈佛等美國六間大學任教的經驗也和求學連在一起，美其名曰『遊學』。我跟着『成長小說』的模式，寫我的生命經驗，而不是歷數學術上的成就。最後還冒然加上一章『感情史』，算是我的『感情教育』。對我而言，回憶錄的結構可以自由一點，像一部尚未剪接的影片。我時常邀請一位虛擬的提問者，像作曲法中的『對位』一樣，向我提問、質詢、駁詰，逼我作自我反省。即使有些章節用的是獨白，我心中還是有一個沉默的對話者。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我與張歷君的對談，他會進一步引出我對自己學思歷程和閱讀經驗的反思。想在這個二十一世紀『全球網絡化』的世界中去重尋二十世紀的個人生命意義，作沉靜的反思，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便如此，我還是想寫下去，至少要證實自己還存在。」——李歐梵

香江傳奇——一代瞽師杜煥

作者：榮鴻曾、吳瑞卿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隨着時代變遷，各種娛樂媒介興起，失明瞽師賣唱文化逐漸在香港絕跡。杜煥是地水南音的一代宗師，卻在低下層社會掙扎求生，和其他民間藝人一樣被忽視。本書記錄瞽師杜煥的生平，分析他的南音技巧，收錄大量唱詞，全方位了解瞽師文化和地水南音的權威著作。

歲月流金——廣彩的黃金時代

作者：林斷山明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廣彩製作技藝」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現時香港只餘數間工場，由老師傅堅持一貫的製作工序，預計在他們退休後，這個行業將從此消失。本書口述者譚志雄是香港最後一代廣彩師傅，亦是香港粵東磁廠現時唯一一個懂得製作全手繪廣彩的匠師，堅持廣彩獨門手藝逾五十年。徒弟林斷山明學藝亦有十年，透過師父口傳身授，寫出譚志雄師傅的廣彩之路，帶大家發掘非遺，傳承廣彩。

清蒲集·畫說唐詩一百首

作者：李志清、蒲葦
出版：天地圖書

本書由藝術家李志清先生及中文科專家蒲葦老師強強聯手，藉着唐詩及水墨畫作，以創新手法帶領讀者進入古唐世界，並以嶄新角度欣賞優美詩句。讀者得以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暫時忘憂，享受片刻感動，尋找各自的精神家園。

禮崩樂不壞

作者：邵頌雄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曲家、演奏家、樂評、樂壇軼事，總之有關古典音樂之種種，在邵頌雄筆下，皆有其魅力，這些文字，觀照了眾生百態，還原了古典音樂這門藝術的光彩。評論的作品時代或遠或近，人物或雅或俗，但都能與現世景況相通，讓讀者反照自身。我們讀到的，不再只是關於一首樂曲或一位音樂家的資訊和評價，而是其整個創作的歷史文化背景，有時甚至是政治動機。他寫古典音樂，又不止於古典音樂，他以超越音符以外的世界來引導讀者欣賞這門藝術。